

李濤的「啞鈴」農業



■ 陝西省政協委員、西安鼎天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濤，用十幾年探索出一條獨特的高端農產品商業模式。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個初出茅廬進城讀大學的農家孩子，到隨市場大潮放棄國有體制獨自下海，如今陝西省政協委員、西安鼎天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濤執掌着兩家分別在美國紐交所和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從信息產業出發的李濤現在將重心放在綠色有機農業上，用十幾年的時間探索出一條獨特的高端農產品商業模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馬玉潔



鼎天集團的農業產業結構，被李濤形容為「啞鈴型」的有機農業佈局，「一頭是農田一頭是城市」。集團旗下的中國綠色農業（NYSE:CGA）主要進行綠色農業生產資料的研發、生產與銷售，以農用腐植酸肥料為主，2008年在紐交所上市。今年三月鼎天成立珍佰糧行公司，通過線上線下銷售，向社會高端人群提供健康的系列食材。

兩頭粗中間細的「啞鈴」

「啞鈴兩頭粗中間細，一頭就是把工業品——農業生產資料賣給農民；另外一頭是把農民生產出來的最好農產品賣給城裡富有的人。」李濤解釋說。在農業生產資料這一頭走得比較快的同時，李濤在農產品進城上一直在探索適宜的商業模式。

「這個過程中我們開了很多家店，開店是為了關，關的目的是為了摸索農產品進城的模式。」從會員制發源的珍佰糧如今擁有2萬多線下會員，而李濤並不急於膨脹式的發展，也不建設實體超商銷售產品，而選擇把目光放在線上零售。如今全產業鏈的珍佰糧行建起了900lh.com線上平台，產品也走出內地，正式進入香港。

品質才是核心競爭力

在李濤看來，品質是鼎天的核心競爭力。「我們一開始是做肥料，肥料賣到全球各地，我們就知道全世界哪裡最適合哪種農產品種植。」全球分佈有238個基地的珍佰糧，從新西蘭的蜂蜜、葡萄酒，葡萄牙的橄欖油，哥倫比亞的咖啡都是找「最好的產地」。「蜂蜜從養蜂到蜂膠、蜂蜜酒等各種蜂產品的加工我們全程嚴格控制，橄欖

油從最初橄欖樹的種植都用的是我們自己的肥料。」

因為品質有保證，在收購上李濤也採取了與眾不同的模式。在黑龍江五常五萬畝的大米基地，珍佰糧不提前與農民簽訂單，農民也可以把大米賣給別人。「但我承諾比別人高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價格收。前提是必須按照我的品種，用我的施肥標準和體系。因為我做的施肥體系裡，第一食品安全有保證，第二要比不科學地使用化肥還省錢，說白了就是一個高質量服務的問題。」

「我們所有的農產品和食材在市場上不管花多少錢都很難買到。」以雞蛋為例，「顆顆都是受精卵」是珍佰糧土雞蛋的起碼標準，每個雞蛋是哪隻雞所生都可以明確追溯。「現在工廠化養殖的雞，公雞母雞從生到死都不見面的，不可能是受精卵。」李濤說，他的土雞蛋經常脫銷。

世外桃源般的生態基地

盤龍山下的陝西省安康市石泉縣喜河鎮，因相傳這裡盤踞着一條巨龍而得名，珍佰糧的盤龍山生態基地就建在這裡。基地佔地三萬畝，開車無法駛入，只能坐船渡過漢江再進入。李濤介紹，盤龍山基地的農作物不施任何肥料，因為「多年來形成的枯枝爛葉隨着山泉流下來，就是最自然的肥料」。

在農民眼中不值錢的地方，李濤則認為頗具價值，其中種植環境的原生態在他看來是最珍貴的。盤龍山基地所在村子有河流11公里，寬至800米窄則300米，水深40至50米。李濤帶領員工一直在尋找礦泉水，候選三處水源的檢測結果顯示盤龍山的水含硒、含鋇最高。「北

京今年底要喝南水北調的漢江水，這水就從這裡來。」

一年四季雲霧繚繞的盤龍山，珍稀的野生菌種在下雨之後隨處可見。「大家知道牛肝菌等是最貴的野生菌，要是昨天剛下雨今天就進樹林裡去採，一個婦女一天能採三四筐。我前兩天去過兩趟，每一趟我都採到了兩根野生靈芝。」李濤同時正準備在一些生產基地建設度假村，為會員提供休閒服務的同時，也能讓他們了解自己吃的食物長於何地。

食品安全需把握準確概念

擔任了十五年的中國綠色食品協會副會長，李濤說自己對食品安全的投入最多。在他看來，現在很多人重視食品安全但並不清楚其準確概念。

李濤舉例說，現在市場上很多蔬菜都是使用激素的，「像黃瓜，買了之後包上保鮮膜放進冰箱，有可能今天買的一斤，明天就『佔便宜』變成一斤一兩了。照理說它一旦摘掉，放在冰箱裡光合作用停止，不應該再有新陳代謝，但激素讓它的細胞繼續分裂或是膨大，所以它還能『長』。」

拿蜂蜜來說，很多人以為農家養的蜂蜜好，其實應了解蜂蜜怎麼形成的才能判斷好壞。李濤說：「蜜蜂採的花蜜經過其體內的物理化學過程變成蜂蜜，這是形成機理。沒花的時候蜜蜂要吃夏天攢下來的蜂蜜。但現在咱們把它的蜂蜜吃了，要想冬天產『蜜』或是平時提高產量只能餵它糖水。而白糖蜂再吞嚥也是白糖，成不了蜂蜜。」市場上很便宜的「很難是純正的蜂蜜」，「買回來沉澱結晶後，能清楚地看到一粒一粒的白糖。」

參與建設北京移動應急管理平台

除農業產業之外，李濤在信息產業上也耕耘了十餘年。鼎天旗下的西安聯合信息技術（NASDAQ:KONE）在無線信息化應用等領域一直走在業界前列，2010年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聯合信息參與建設的北京市應急管理平台，在奧運安保、重大會議保障及重大活動的地面應急指揮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李濤介紹，北京市應急管理平台是結合視頻監控技術、無線通訊技術以及移動互聯網技術，為北京市應急管理工作定制開發的，它基於有線的圖像管理平台和手持移動終端應用的無線應急管理平台。通過這一系統，不僅可以觀看突發事件現場的實時畫面，還可以通過移動終端應用隨時隨地查閱信息，實現了跨區域的信息共享與資源調配，提升了應急工作效率。「北

京大街小巷的應急指揮調度系統都是我們一手建起來的。」

無線關愛計劃 關注兒童眼健康

聯合信息還與美國高通公司合作，從2009年開始合作推出持續三屆的公益項目——無線關愛計劃。去年該計劃與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聯合推出「移動眼健康項目」，通過聯合信息開發的移動應用、高通移動處理器支持的智能手機及3G無線網絡，協助內地欠發達地區的醫生對兒童弱視的篩查信息和治療信息進行採集和整理。目前有50個鄉鎮一級的診所日常診療工作中常規使用該系統，另有71個診所已註冊在未來幾個月開始使用。



■ 鼎天集團旗下的中國綠色農業（CGA），2008年在紐交所上市。



■ 鼎天旗下的西安聯合信息技術，2010年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 珍佰糧盤龍山生態基地。



■ 李濤收藏了上萬台徕卡相機，很多都是唯一。

「徹徹底底的相機愛好者」

李濤稱自己是一個「徹徹底底的相機愛好者」，他自言，在華人圈中自己的相機收藏都是值得稱道的。從文萊國王的鑲鑽鍍金相機、建國六十周年限量版相機到國外戰地記者飽經戰火的相機，他共收藏了上萬台徕卡相機，「很多都是唯一」。

因為工科的专业背景，李濤說自己對於工業品存在着一种喜好。手中拿着一个鏡頭油漆斑駁的徕卡相機，他說自己拍照從來不用新鏡頭，因為曾經的奢侈品和現在的消

費品「沒法比」。「徕卡近一百年的鏡頭跟現在的相機還都能很好地適配，而黃斑對焦是30年代開始的技術，到現在沒變過。隨便拍一張照片，都有亮有暗，細節清晰。」

作為收藏家，李濤還愛好字畫、青銅器、古代兵器。他曾經有103把戰國劍和200多把匕首，而現在只剩一對匕首和一把戰國劍，「都是朋友們你一把我一把，誰喜歡就拿走了。」然而他還悉心保存着從小到大的套珍貴的青銅鼎，「因為我們叫『鼎天』嘛。」

人民政協的「前世今生」

宿正伯

編者按：政協，作為一個政治存在，已是舉世皆知。但是，政協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組織，發揮什麼樣的作用，與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有何干係？不但許多外國人搞不懂，許多中國人也不懂，甚至一些黨政幹部也語焉不詳。在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人民政協迎來新的歷史機遇之時，本刊特邀供職於全國政協辦公廳的宿正伯先生創作系列文章，深入淺出地介紹人民政協的昨天和今天，與讀者朋友共享，並以此向人民政協的第65個生日獻禮。

宿正伯先生在全國政協辦公廳工作十餘年，現任全國政協辦公廳秘書局總值班室副主任，不僅對政協工作及歷史有一定研究，而且有較好的文學修養，曾出版《道不盡的論語》、《我讀冰鑒》、《草根譚》等著作。自本期起，《人民政協的「前世今生」》以連載的形式刊出。



■ 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中共代表合影。前排右起：毛澤東、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劉少奇。中排右起：齊燕銘、周恩來、彭真、李克農、安子文。後排右起：陸定一、徐冰、陳雲、劉瀾濤。

「先有新政協，後有新中國」

最令政協人引以為傲的是，新中國是通過人民政協這一形式創立的。也即通常所謂「先有新政協，後有新中國」。從夏商周起，華夏大地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改朝換代，自然也就需要不斷地「建國」。但是，為什麼偏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卻需要有人政協的誕生呢？

只因此次建國與從前之建國的環境大不相同。古代中國沒有「民主」這一概念，建國就是一家一姓的事。誰打下江山誰就坐江山，「奉天承運」，合法性自然產生。只要開朝聖主擇日登基，百官朝賀，新的紀元就開始了。

然而，到了近代中國，特別是二十世紀前後，有兩位先生——「德先生」和「賽

先生」闖了進來，漸漸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禮記》中「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思想，以全新的姿態再次萌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後，民主共和的立國理念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迅速蕩「家天下」的封建觀念。經幾個回合的較量後，帝制永遠埋葬。從此，無論是誰，無論哪個政黨，若想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必須經得人民的同意，也即必經民主的程序，方得獲政權之合法性。這一理念，隨着革命的不斷深入，不僅深植於知識分子與中上層人士心中，而且逐漸成為普天下的共識、不可逆的潮流。

1911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時，天下猶滔滔。孫中山先生雖望眾所歸，仍率先垂範，以17省代表選舉之方式獲臨時大總

統之任，絕不以事態之緊急而廢民主之進階。這一模範一旦確立，後來人若有以帝制自為者便是自絕於天下。袁世凱、張勳便是殷鑒。蔣介石先生未嘗無專制之心，但在中華民族抗戰結束之後，迫於國內外壓力，國民政府猶不得不商中共及各民主黨派召集政治協商會議（今稱「舊政協」），討論和平建國方案，未敢以一黨一派之強力自尊。1948年敗象叢生之際，蔣先生以行憲國大之虛儀圖「憲政總統」之好夢，雖代表性牽強，猶不敢棄民主之形式。

所以說，政治協商這一民主形式，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帶給中國人的禮物。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迎來了建國的重大命題。

連載 ①